# 叙百家摘奇

往予叅藩浙西不能馴柔以諧巨室之心當塗有為之左袒者遂有蜀邊之移同袍咸心憐予乃吾以為常然無足異也既遵吳楚而梯蜀道以歷維州崇山峻嶺若躡雲際兩巖蔽空中路

一線下臨深淵其險莫測縛竹
為橋以濟往來又數百里無人
烟山巔巖隙時見羌夷出入非
我族類未易以禮法馴者既抵
茂林登其堂雪山當門四壁環
翠千里飛流建瓴而下聲徹晝
夜政暇靜對有遐思焉因念峭

壁揷天堪以砥節氷雪凝夏可
以澄心而懸瀑奔濤若有纇于
急流勇退之人輙自忘其身之
在羗畨也追念先賢龍塲之遊
或有進於是者則又為之悚然
而心惕予性僻好書乃入蜀獨
不携書日惟面壁嘿坐頗得動

忍之助久之諸生稍稍来稟學者予與之談學彼終不解悟不得已以舉業之説誘之而彼又欲以言求也則取署中所留残編如六子諸書間扵道觀中抽取藏經為有裨于儒學者悉采焉或章而節之或句而聯之命

諸生手録類分條析久之成帙
因題曰百家摘奇諸生以次誦
讀舉子之業日駸駸向進因漸
可與談名理矣或曰子以學倡
諸生欲求諸一也而今以言傳
無乃漓其本歟予曰亦顧人之
自悟何如苟自信其心而得吾

之所謂一者則古人之遺言皆吾心之陳迹也足以爲資而不足以爲累上蔡之博洽見謂玩物喪志而明道讀史逐行看過不錯一字無害其爲一此知本之論也是在能者從之耳予既遷晉陽陽曲令徐君時以問學

勗晉士而請益於予予因舉所爲教茂林生者出是編就正徐君請付之剞劂謂予宜有叙言予何言哉姑述其編次之顛末如此以歸之亦曰使晉之士由其言而各自得其一乎則是編之傳夫亦糟粕也已

萬曆戊戌仲秋朔日抱冲道人
廬陵劉孟雷書于晉陽之敬簡
堂

# 百家摘奇跋語

夫吾儒之道大矣諸子百家皆竊其一偏以自鳴其立論不能外於道術之支流第不必有儒名意以吾附於儒其名未必駕於玄聖之上一不合便喪生平所保如支道林不赴深淵是重自保名者也釋且不肯窮於釋況吾儒乎故實

雖就之名必去之其就也以吾儒之理無所不該雖欲逃之不可得而其去也必欲同之中生異即其理卒不能異而其辭亦不欲盡同彼方揚旗揭皷號召天下後世短識之士又口厭六籍目厭膠庠身厭倫則披猖踼蹷以趨之而吾必曰某某異端也言不尊經行不軌衆

當火其書焚其廬破壞其教芟夷其衆則異端之徒必轉相疑畏以抗吾儒勢且有操戈內向者矣即不然陰用陽排以邪攻邪是又束緼灌膏而赴之火也則莫若鉤其同者以挽回之剷其異者爲彼留解脫之路焉吾直擣諸子之穴盡籍其所有底裏洞闢彼尚何能封扃

閉鑰以飾其空虛而鬪其捷彼一偏之辭一隙之察皆託吾籍以傳於後世何其廣大也故孔孟當邪說横流之際卒令吾道與日月中天其功豈係夫嘵嘵者哉廬陵

劉先生家學源淵又從學於念菴羅氏盡得念菴之學而益退藏於密隨境練

心以心化境功夫毫無間斷當其遷易
時見大二泰藻練愈純因與諸生講解
不能透悟先誘以舉業之說摘取吾儒
諸子與非吾儒而其言於儒不悖者靡
不搜括而擄摭焉此豈歆青衿之子聚
族而譚舉業以梯階聞達又豈歆相率
爲漆園柱下之流哉蓋就人情之所樂

趍者循循誘之庶幾由淺而深由博而約由偏曲躋駁以歸於大中至正此先生之微旨也是編刻於洛陽徐茹冲茹冲乃篤信聖學者命名百家摘奇夫諸子以其異者為奇茲編則以同者為奇若非聖侮智之譚多不入選是可以窮文家奇正之變矣

崇上主人遼適子楊正芳

# 百家摘奇卷一

廬陵劉孟雷静之甫編
洛陽後學徐守謙校輯

## 造化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

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莊子天運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列子

湯問

## 形勢

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老泉項籍

## 君臣

天道圓地道方聖王法之以立上下主執圜

臣處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 呂氏

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莊 天道

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齊輯于轡銜之際而急緩於脣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外合

於馬志是故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至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御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足以為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治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蹻之奸止矣

淮南子主術

君道

夫流于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喜矣及其期年見所嘗見物於中國者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聖人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 呂氏

中山君享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曰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

且死君下壺飡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

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嘆

曰與不在多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深淺期於

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

人戰國策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

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明

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

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水靜則明燭鬚眉平

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莊 天道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産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勸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莊 天道

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

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 淮南子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天下如運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

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列子

君子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失理亂亡之

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
中昃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
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
四門周章远望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
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
知矣家語出荀子
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
君不窮於智賢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

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　韓非子主道

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以所為而成也　東坡策略五

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故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

牛服於箱馬服於轅鷹隼服於韝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踶鷹隼不可以有所擊此三者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其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授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 頴濵君術一

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斂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賤府史胥徒

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恃其贏餘以匄貸鄰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客武士為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 潁濱臣事六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老子

## 治道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啣勒也古者天子以内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啣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而不失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家語

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

其末譬如拯溺錘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鄧

析子

遇夜則爝火有功而大明當天人皆仰日月之功矣遇旱則桔槔有功而沾濡浸潤人皆仰雨露之恩矣非爝火無光其光小也非桔槔無功其功隘也雖然私恩小惠每每駭人目而入人心常薰灼流注於天下者何哉譬之千金之子生陶朱猗頓之里其不見富於人也宜矣一或居顏之巷閔之閭即數十金

而可以富名何者有之名起於無餘之名起於不足也恩不施於堯舜禹湯之時而加於春秋戰國之日幾何而不薰灼流注於天下也與

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郛郭也 楊子法言

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 潛夫

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工

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為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 東坡思治

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

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彊力涉險而不傷　東坡教戰守

川淵者魚龍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魚龍去之山林

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荀致

仕

順治

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

九部以為樂具大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

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桮三日而死此以已

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鳥者

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鯈

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

以夫譊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相與環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其也 莊 至樂

故治大國者若烹小鮮勿撓而已 文子

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 莊子

泉涸魚相與處扵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扵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

忘而化其道莊大宗師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吾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

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
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
治天下者之過也 莊馬蹄
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
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
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
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
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
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

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為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莊馬蹄

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

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
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
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并與其聖智之法
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
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
齊國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
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
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
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

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
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
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
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
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
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
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
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
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

則幷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幷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

其巧矣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
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鉤
餌罔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
落置罘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
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
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矣 右俱莊胠篋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天下不淫其性
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

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悴悴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故君子不得已而臨涖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托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莊在宥

## 國勢

國無常彊無常弱奉法者彊則國彊奉法者

弱則國弱 韓非子有度

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强易為謀治弱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謀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 韓非子五蠹

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

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攻陰以陽攻陽以陰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强弱以為之謀 老泉審勢

## 民風

昔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磽确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與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

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戶辨而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惟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 文子辛鈃

使人有所畏不若使人有所愧蓋有所愧則不忍欺而有所畏則不敢欺人之情迫於畏而不敢欺者不得已也得已則彼自若也故夫人主所恃以革天下者惟在愧其心閭巷

少年終日袒裼而奮呼過衣冠揖遜之君子則未有不逡巡而却退儱夫之勇彎孤挾矢以馳騁於山林過浮屠老子之宮則斂衽肅容而委蛇於其側孰謂士大夫風俗之弊而獨無愧之之術乎 止齋

晏子使楚楚王使縛盜而至曰齊人也楚王曰齊人善為盜乎晏子曰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淮北則為枳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 晏

子春秋

夫好劒之門多創客善醫之門多病人物聚於所致也 何上行

天下之氣必有爲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於風故颸颸乎莫知其所從颯颯乎莫知其所被瀏瀏乎莫知其所終也其德巽故其入深其機微故入物而物不自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齊 空同觀風亭記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

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
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
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
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
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
言得失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
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
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
而耻積藏然後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

手荀大畧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國語召公

法制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原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疾之生也必

有致之之由誠能預謹於飲食嗜慾之際而
慎察於喜怒悲樂之間以固其元氣而調其
榮衛使寒暑燥濕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
石固不害其為安澾敗之壞傷之而恃藥石
以為可免於死此死亡者交首於世而不悟
也夫天下固未好亂也而亂嘗不絶於時豈
誠法制之未備與亦害其元氣故也 方溪慮 三
今夫一人之寡居深戶之中傳盈尺之紙而
風驅霆行殺生廢置人於千里之外癯夫羸

老僅勝衣冠之人付之寸印而坐諸帷幄進退萬夫若羊豕然童子據奥室羣湖海之珍怪處女嬰珠玉而立乎衢塗烏獲戾目而不敢動以法在也故天下視法如藩籬守法如疆界疆者以攣縮弱者以安全至哉法乎人君之衛天下所恃而生也 李淇水法原

法者聖人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

有功 鶡冠子

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 淮南子

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為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 東坡思治

今夫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為容者也而不可以

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　東坡策斷

下

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欲觀聖王之蹟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

其人所貴君子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荀非相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治之原也荀君道

## 聽諫

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

哀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左傳

人之將疾也必不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直之言文子

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者與

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

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則三代之所以興也　老泉諫下

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日見所嘗見於中國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　莊徐

無鬼

## 聽諫

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猶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 荀君道

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

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者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 韓非子

天下之物不可以疑心觀之也萬物錯陳於吾前鳧短鶴長繩直鈎曲堯仁桀暴夷廉跖貪區別彙分本無可惑疑心一加則視鳧如鶴視繩如鈎視堯如桀視夷如跖此非物之罪也以疑先物所見固非其真也惟人之聽言亦然執桀跖之轡而譽桀跖出申韓之門

而譽申韓則人孰信其譽以鄉原而毀伯夷之良以里婦而毀西施之美則人孰信其毀何者彼其所言之人吾固以惑心聽之也止齋

聽讒

甘茂言於秦王曰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

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及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啻三人臣恐王為臣投杼也 國策

投杼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

矣然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國策

百犬吠聲積羽折軸十夫撓椎三人成虎此墨翟有素絲之悲阮籍有窮途之哭也身愧蛾眉敢云見跖行非完璧而欲免於瑕摘也難矣夢澤

衆喣諜山聚蟁成靁朋黨執虎十夫撓椎中山靖王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 中山靖王

今夫楊横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 國策

用智

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天下

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老泉

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

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
九也 老泉明

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
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瞽哉夫知亦有之 莊
逍遥遊

壅蔽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
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
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復問其妾曰吾孰與

徐公美妾亦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
外来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
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熟視之自以為
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
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
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
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
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
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

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 國策

## 君權

譬之主人有千金馬而竊之者十人雖金已不在主人矣然十人而人得百金猶未足以當主人也而竊之一人一人而併千金焉則是疑於主人也權之散臣悖於主權之聚臣疑於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交鬨猶不若權之聚而可以紓禍息民語王道則權之聚

而疑主不若權之散而未有所屬 荊川

今有僕於此鳩黨鑄兵而主人弗能令也然盜夜入其室則其僕揭兵嘯黨而逐之以僕為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盜以僕為善也然而足以抗主故天下無伯而至於四夷縱橫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伯而至於臣疑於主而莫之怍者亦非天下之幸也 荊川

夫干將莫邪天下之至利以刺人無扞之者

苟倒持外柄則刃反著於其身人主能無倒持其柄則可矣 何處與

淵非龍也而龍之神在於淵山非虎也而虎之威藏於山使龍不淵而陸虎不山而押則龍虎之神與威不在龍虎之身而在童子之尺劍矣故龍不可離於淵虎不可離於山而人主不可離於柄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誠齋

御臣

昔者秦穆公赦盜馬者三百人而飲之酒韓之戰出穆公於難者皆盜馬者也子孔為載書而國人弗順將誅之子産焚書而鄭衆以定夫盜不可縱也而飲之以滋惡書以治衆也而焚之則政替然而秦鄭頼焉何也蓋負不宥之罪者遭非意之幸蘊欲逞之怒者獲不爭之便此固人情之所媿以死也由此觀之君子之欲全夫人也如此而况天下之大臣其賢過於岐下之盜而其罪未彰於鄭之

誅子孔者哉悲夫君子是以憫信而甚漢高也止齋韓信

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韓非子主道

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

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决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寵人矣人主不親視聽而斷制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韓非子八説

社鼷不灌屋鼠不燻何則所託者然也 中山靖王

## 愛民

定公問於顔回曰子亦聞東野子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

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之御也升馬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登高歷險馬力盡矣然而猶乃策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家語

## 懷舊

秦惠王謂陳軫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未聞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也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固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中謝侍御之官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史記陳軫列傳

惜費

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灌漏卮 潛夫

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日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 東坡省費用

今夫有百頃之閑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

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
百倍 東坡定軍制
匹夫之家有穿窬之盜而亡其百金之費則
不足以為憂無故而日費一金之財其敝可
以立待何者其為盜之所奪者止於百金也
無故而用者未可以量也 穎濱

臣道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從焉昭王反國將賞之
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

屠羊臣之爵禄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
之説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
大王復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謂司
馬子綦曰屠羊説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
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説曰夫三旌
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禄吾
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禄而
使君有妄施之名乎説不敢當願復反吾屠
羊之肆遂不受也　淮子讓王

馬之在原野三尺牧豎讓之而無罪及加羈
勒而入君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覗其齒而
蹴其芻豈誠重馬哉尊其為君之所御也遜
志黼拳

鄒忌子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髡有愚志願
陳諸前鄒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
昌失全全亡鄒忌子曰謹受令請謹無離前
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
運方穿鄒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

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鄒忌子曰謹受令請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鄒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鄒忌子曰謹受令請修法律而督姦吏　史記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如金色置于市價十倍人爭鬻之予貿

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
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
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以惑愚瞽也
甚矣哉為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
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欲乎
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
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皐比者洸洸乎干城之
具也果能受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
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皐之業耶盗

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
法敝而不知脩坐廩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
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
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所往而不金玉
其外敗絮其中也 覆瓿子
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
乎小而為邑邑有令大而為郡郡有守其為
禍福甚於神也罷軟者茍禄貪縱者敗法非
守令而土木與內附百姓外柔四夷生䘵絛

其喜怒黜陟由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
僚之首不啻神之魁然而貴者也出則陳兵
而驅入則復壁而居目瞽而黑白相混耳塞
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與萬金雖積不
救然臍之禍三竄徒營豈免排墻之厄吾恐
棟焚而及巢燕基圮而殃穴蟻其不爲吾祠
之毀者幾希 具廷臣土偶對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
三君之心一耶夫子之心三也晏子對之曰

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晏子春秋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再拜而去晏子春秋

天地盜太虛生人蟲盜天地生鐕釘盜人虫生天其頹乎我將安有我其死乎鐕鐙將安守所謂奸臣盜國國破則家亡蠹蟲食木木

盡則蝨死　譚子

進諫

昔鄭武公欲伐胡問於群臣誰言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胡君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者說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則非智之難也處智則難也夫

龍之為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韓非子說難

衛靈公近雍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

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曰善于是廢雍疽彌子瑕國語

齊威王喜隱淳于髡說之以隱曰中國有大鳥止王之廷三年不飛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于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警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史記

齊威王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置酒後室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友嚴客髡帣韝鞠䠞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與飲可五六

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

史記

帝見王嬙美召壽責之曰何欺我之甚也壽曰臣以為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其遷於胡廷是使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為陛下遷亂耳君子曰良画工也訦誣其貨哉 程晏

匹夫一怒挺而刃開于是時而莊語之以詩書禮樂則皿其怒而疾其聞耳而滑稽之士為之微言諷擊嘲諧詼謔於其旁則釋然一

噱而散小夫婦人恣睢兇毒於冥冥或懼之以士師理官之法彼有傲然而已矣巫兒佛媼為之張皇神鬼指徵機祥則彼且瞿目縮舌而駴汗夫苟可以解急鬪則嘲諧詼諢或捷於詩書禮樂苟可以懼冥兇則神鬼機祥或痛於士師理官滑稽機祥之說非君子之說其要於解鬪而懼兇則君子所以為勸於世也由此言之其苟可以為勸於世雖戲如滑稽誕如機祥且不廢也况其言之根據古

先而不詭於繩墨者乎荊川筆籌序

楚王脩好於晉晉人殺楚使楚王謀諸左右曰何以報之左右曰釁其分矣又何報焉楚王怒寵姬楊華諫曰不可妾聞之寤口之言若羨寤心之言若氷今左右之諫雖不甘君之口其亦寒心哉君若誅左右而擁其心無乃嗜甘之疾乎楚之使晉人戮之罪也君誠怒矣君獨不思晉之使猶楚也不告於天皇而私戮之亦與晉均也而君則欲晉之不怒

何君之遠恕耶楚王慙而釋之 外史

齊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暴病死景公怒欲殺養馬者晏子曰請數其罪然後殺之於是數之曰爾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當死罪一又殺公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以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怨吾君諸侯聞之輕吾國當死罪三公乃喟然曰赦之 晏子春秋

漢武帝時人有殺上林鹿者帝怒下有司殺之朔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

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即有急惟鹿觸之三當死武帝默然釋殺鹿者罪 東方朔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

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不可不察也夫
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
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
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
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
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已也如此者
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
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
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

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畧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韓非子說難

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自勇其斷則
毋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

韓非子説難

楚莊王時有所愛馬病肥死欲以棺槨大夫
禮葬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
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問其故孟曰馬
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足
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
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

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於是王始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史記滑稽傳

薦賢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飢倦乎莊王曰今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

之客與中國之士與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侍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閒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以私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

敎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使援筆而書之策曰楚之伯樊姬之力也　韓嬰

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公曰非子之仇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仇也平公遂用之國人稱善焉有閒公又問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也可公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又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

避仇內舉不避子祁黄羊可謂公矣呂氏

祁黄羊即祁奚也

淳于髠一日而見七人于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若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髠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走者而俱行夫求柴胡桔梗于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間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儔今髠賢者之儔也王

求士于髡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而已也 國策

## 舉劾

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懲勸公道之所以開塞其係於撫按舉劾亦最重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愚竊異焉愚嘗得日聞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愚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按舉劾奏至矣愚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

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
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
而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
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纔三兩人
也知此則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
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
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
其政平而訟理苞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
下天下可以臥而帖帖矣而頋不能然則是

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甚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無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無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無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心奚而得勸懲公道奚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

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
不賢也或負氣倔強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
受人指嗾為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
官而不劾或反見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
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
賢也或多援善鑽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
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服氣
倔強與為人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
必多援善鑽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

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　荊川

閘望

昔漢武帝時舉國家之大柄悉付之公孫丞
相張大夫而汲長孺徒以議論風采備九卿
位及淮南事起海內幾為之振動而其所逡
廵畏縮而不敢發乃不在丞相大夫而在長
孺何也唐楊文貞之始為秩宗為太常也一
丞郎耳爰立之命下而嚴貴如汾陽橫怙如
黎尹為之貶損而恐後又何也此則地緩而

人重養深而得逸之驗也鳳洲

折衝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晏子春秋



